

思想蓝皮书
SIXIANG LANPI SHU

求疵与废话

QIUCIYUFEIHUA

孙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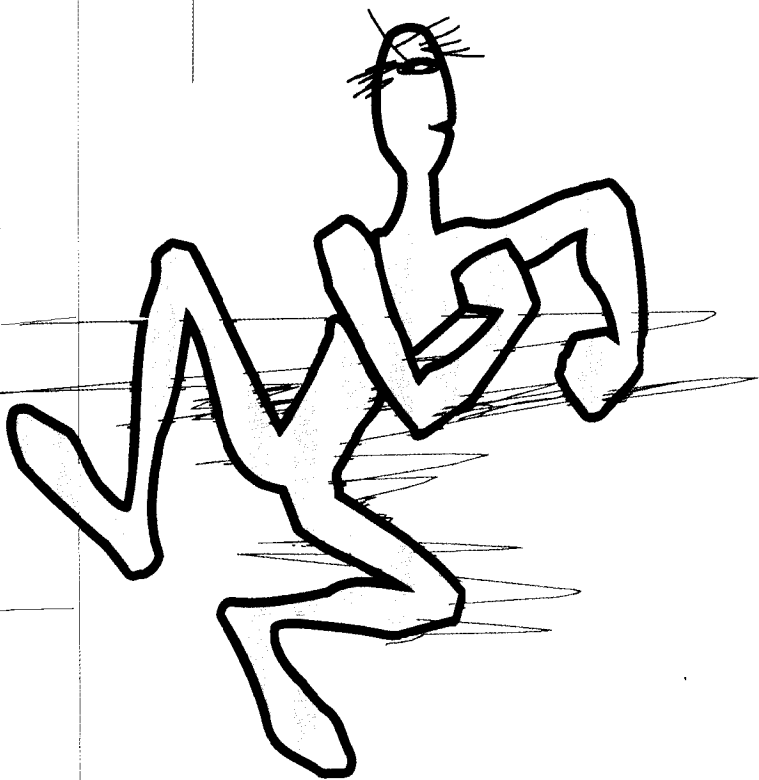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理藏书

求疵与废话

QIUCIYUFEIHUA

孙郁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疵与废话/孙郁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9

(思想蓝皮书)

ISBN 7-5378-2429-0

I. 求... II. 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7263号

求疵与废话

孙郁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625 字数:158千字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378-2429-0

I·2318 定价:13.00元



作者简介

孙 郁 本名孙毅，1957年秋生于大连。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百年苦梦》、《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文字后的历史》等。

责任编辑 陈 洋
责任校对 马 峻 史晋鸿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工作室
(010) 64627077



M


 思想蓝皮书
SI XIANG LAN PI SHU

目 录

窍 门	1
百年话题	4
新的废话	10
“莫做文人”	13
先锋的缺失	16
所谓语文	19
诘问生活里的“无趣”	22
“眉批体”批评	27
小说的有限性	30
杂感家	33
野狐禅	35
京派的传统	37
新旧八股	40
算是求疵	42
教育之忧	45

“奖”的魅力	48
士的话题	51
为历史存档	55
史笔亦多情	58
文体的隐秘	63
远去的“鲁艺”	71
读《周作人年谱》	77
学术史背后的人生	82
梨园旧梦	87
阿瑟·库斯勒的一本书	90
“寿则多福”	94
无音之乐	97
该真正警惕的	100
读《窗下》	102
杂谈钱钟书	105
续笔与仿照	107
民气不敌官气?	110
谈李辉	113

李敖的《胡适评传》	117
女性笔触	120
偏执的真人	123
大气魄与大手笔	129
野菜种种	132
同写的故事	135
广东有个林贤治	137
普通人的生活	140
越 声	143
古 音	146
仓桥直街	149
年轻人的心	152
刘绍棠	155
听丸山升演讲	158
车过“日暮里”	161
从“新村”到“鼓童村”	165
能乐里的哲学	171
歌舞伎的妙处	173

知不足为上	175
狂人的千年之叹	178
鲁迅眼里的北京	182
鲁迅的佚文	188
鲁迅的遗墨	192
增田涉的回忆录	195
在尴尬生活中	199
后 记	204

窍 门

初入中国的洋人,对我们的习俗多摸不到头绪,觉得神秘得很。十八世纪,一个英国水手就写过一本谈中国的书,好奇心之外,还略带惊异。以为是别的民族少有的诡怪,有一点巫气,也带着神的色调,总之,深不可测,恍兮惚兮,那真实的面目,好似隐到九重云雾里去了。

1

加之繁难的象形字,又挡住了欲了解中国的洋鬼子,我们的经典文献,只是到了现代,才经由一些专家的劳作,得以被别国知晓,但那文字后的历史,要有所了解,似乎还有许多屏障。张承志云:美文不可译。那是对心灵而言的。可我以为,了解中国,特别是我们的历史,并不困难。这正如捕鱼的网,纲举目张,是有一点点规律的。

这规律,老百姓谓之窍门,意思是,抓住了此点,就可以无所不入。汉字的确很难,礼节也繁复多致,以往的历史,好似幻灯里的影子,不可琢磨。但那其实也只是一种表象。黄侃就说过,影响中国的书,只有八部。其余不过狗屁。钱玄同只佩服野史,认为正史的东西仅了解一点则可以了,不必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对那些文化宿儒而言,认识中国的入门书,其实就那

么一点，儒书如山，却都在注释前人，有灼识者，不过少数而已。

我初入大学时，望着老师开出的书单，就有着望洋兴叹的感觉，以为那书的难度，非常人可以啃下的。但后来考试，渐渐入门，觉得也不过如此。以历史而言吧，思想家的东西，除了孔门之外，只是释、道两家，其余不过余脉。文学呢，除了言志、载道之外，还没有见到歌德、卡夫卡一类的异类。而我们的教科书则告诉我们：他们或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此外，就没有什么了。

一方面史书是简单的，不过皇帝的家谱，历朝弄的，不过那点玩艺；另一方面，解释历史的书，更是明了：好的，坏的。根柢呢，还是一种道德化叙述。所以，我们的外表，吓住了洋人，倘若知道了我们一直是伦理制度下的国度，他们先前的感叹，不会这样吧？

2 这窍门，照例可以用到中小学的教学中去。我最近就发现了此种的要义，以为孩子倘应对考试，是大有效果的。有一天，女儿的语文试卷有一道《爱莲说》中心思想的归纳题，把许多孩子吓住了。后来和女儿一同讨论，告诉她这是一种道德话语。中国文人的作品，凡谈自然山色者，除老庄之外，大抵道德说教，或以物喻人，或以人喻物，结论在对道德的归类上。此乃古文千古不变之义，从屈原到龚自珍，优秀的文人文本，唱的不过同类小调。你别想在文人那里嗅到深切的异类的气息。像徐渭、郑板桥的伟大，也不过是对道德叙述的反叛，根柢还未离开道德。而要想在那里读到亚里斯多得的智慧，柏拉图的思辨，大约是不可能的。

有了这一窍门的发现，对应对考试，自然柳暗花明。可是静静地想想，这发现是一幸事呢还是不幸？那其中就该打点折扣的。社会正在日新月异，据说已进入了“后现代”和“全球化”，可我们的书写以及教育，有时还停留在孔夫子的层面上，

那总不能说是一种进化的。

了解中国,不难;难在对这一历史遗风的改革。据说,祭孔的仪式每年在搞,而大大小小的孔门人物,还在演着古老的旧戏。当洋人大加赞赏这古老的遗风时,我便想,要么他们是误读了经典,要么就是别有用心。不信,请他们也回到孔夫子的时代,看诸位感受如何?

百年话题

一九〇二年初，鲁迅东渡日本求学，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恰逢百年纪念之际，我又一次访问了日本，说起来真是百感交集。鲁迅之为鲁迅，和日本有很大的关联。近七十年来，日本学者言及鲁迅的文章，也数量众多，他的分量在中日学术史中之重，是不言自明的。

前不久在绍兴举行的纪念鲁迅的会上，遇到了丸山升、阿部兼也、竹内实等先生，听他们的发言，才发现日本汉学家中，鲁迅的情结是那么浓厚，这大概与两国的文化心理有关吧。自一九二〇年青木正儿在《支那学》上首次介绍鲁迅以来，日本学者对先生的重视，一直未曾中断。其中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丸尾常喜等都有很好的文章传世，业绩绝不亚于中国的学人。竹内好那一代，我未曾感受到其音容，然而丸山升这一代人，却让我倍感亲切，觉得是可爱的、有思想的学者。他们对鲁迅的读解，给我这样的中国人，带来了许多愉快的记忆。

因了鲁迅的存在，中日学人间的交往，便有了特别的意义。至少是我，经由鲁迅，而渐渐懂得了日本，我对东亚邻国的基本感受，有时便染上了鲁迅的某些色彩。而读一些日本友人

透视中国的著作，大概也接受了鲁迅的某些暗示，其视角与结论，都有着悲壮的色泽的。所以我有时想，谈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史，我们离不开鲁迅。关于他以及两国近代化的相互关系，那话题是一时说不完的。

伊藤虎丸有一本专著《鲁迅与日本人》，很值得一读。本书探讨的是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立论是新鲜的。日本学人借着鲁迅，反省到本国近代性的欠缺，那是一般中国读书人很少会理解的。但恰恰是这一参照，为我们彼此找到了一种对话的途径。鲁迅与日本的关系，其实不是简单的东亚间的文化关系，它暗示着一种“被现代性”的情结，按照伊藤虎丸的理解，是鲁迅的“个”的思想，这一西欧近代的精神原理，超越了我们彼此的本土文明。这个发现，把鲁迅的精神内涵扩大化了。

我至今没有读过竹内好的文集，但他的某些被零散译介过来的文章，让我很是感动。伊藤虎丸在自己的书中曾引用过这位思想家的话，这里不妨引来：

就像日本的社会矛盾总是由对外扩张，而得到模拟性解决一样，日本文学也总是通过对外寻求新花样来掩盖自己的贫乏。认为不碰壁是自己进步的缘故，而一旦看到对方碰壁，便把自己的后进性都转移过去，当做对方的后进性。只要奴隶想当奴隶主，就不会丧失希望，因为他可能不是奴隶，因此也就不会产生自己是奴隶的自觉。

5

竹内好对本国的反省，大约受到了鲁迅的启发，而鲁迅思想的形成，自然也是通过日本桥而完成的。这种相互交叉的作用，对于我们两国知识分子，都十分重要，我们在这种参照里走到了一起。我读大江健三郎的文章时，就感到了这种呼应，他的批判意识与鲁迅有时显得那么接近，在自我观顾这一点上，中日知识分子之间是有某些相通之处的。

八十年来，中日学人论述鲁迅的文字已汗牛充栋，数目之多真是难以备述。增田涉、山本实彦、池田幸子、鹿地亘、内山完造等人的回忆文章，以及竹内好、丸山升等一些教授的学术专著，构成了日本的鲁迅学的一部分。世人一般都认为，东洋学者注重于史料而疏于思辨，但我看增田涉、丸山升、伊藤虎丸等人的文字，觉得其卓见并不亚于一些中国教授，他们境界之高，是很让我兴奋的。前不久曾听过丸山升的讲演，题目是《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印象很深。丸山升借着鲁迅的话题，谈到了自己对未来的忧虑。在经历了动乱和一次次希望的破灭后，他觉得自己又落在了鲁迅当年的绝境里。这种感受很像钱理群先生，记得他不久前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中日学人在对人类与自身命运的深层打量时，不约而同地走在一起，意味着我们有着相近的文化期待。

丸山升的魅力，在于以自身对绝望的抗争里，与鲁迅世界，紧紧地贴在一起，我从他的目光里，可以感受到一种人性的力量。他在那篇讲演里，说出这样一段话，我以为是十分珍贵的：

钱理群先生去年年底，把一篇文章发表于日本的杂志上。这杂志当迎接新世纪之际，请了世界的几个知识分子写文章，钱先生的文章就是其中一篇。

钱理群先生写道：“每个民族在回顾二十世纪时，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记忆：这是民族的耻辱，也是精神的隐痛。敢不敢于揭露这样的全民族的精神伤疤，正视其中淋漓的鲜血，正确地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这是一个是否通过苦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识。”我认为现在这句话对日本人特别有意义。同时不但如此，它把问题把握为“每个民族”也就是由于人类共同的弱点而来的问题。

人类在二十一世纪将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他们能

不能和怎么解决各个民族的“民族主义”之冲突。前二三年，我和三位中国学者闲谈，谈到二十一世纪之展望时，一位先生说的话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表现对各国各民族都有民族主义昂扬倾向这些事实的忧虑，说他对二十一世纪的展望是悲观的。我也有一样的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对负的传统，借他自己的话来说“血管里的昏乱分子”的彻底批判没有过时，也有我们重新想起的价值。

我在丸尾常喜、北冈正子、阿部兼也等日本学人的文字中，似乎也能感受到类似的精神。丸山升的发言，有一股股热流涌动，那正是日本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内心动人的袒露。而这样的话，即使在我们中国人的学术讲演中，也很少听到了。

鲁迅之于东亚学人，不仅是个亚洲的现代性的问题，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人本的困惑，以及面对这一困惑人类应采取的态度。过去的一百年里，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我们都受过军国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的戕害，也经历过种种政治上的狂热。但是在置身于苦难的历程里，没有谁像鲁迅那样，那么明晰地发现了现实与人自身如此矛盾、如此虚无的暗影，并且一生与这些暗影进行着不妥协的抗争。如果说这一百年间有什么话题值得回味的話，鲁迅给我们的暗示，当是最为重要的。

多年前有位朋友问我，为什么那么多日本人喜欢鲁迅，而不是周作人？那时我无法回答。后来看日本学人的文章，再参照鲁迅、周作人的著作，便隐约地感到，鲁迅的那种直面自我的勇气，不是常人可以达到的。周作人给人的，大多是常识性的东西，而鲁迅不仅有常识的力量，根本的还在于，有着超越常识的奇崛之气。他不仅常常批判别人，也不断地反省着自己，所谓决心自食者正是。三十年代，增田涉曾告诉鲁迅，想写

一篇“鲁迅论”，鲁迅立即给增田涉写了两句郑板桥的诗：“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增田涉后来回忆说：“他用这两句诗教导了我，要准备挨批判，更重要的是努力去批判。”这种情愿接受拷问的自省精神，并非人人可以做到的。中日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所以时时以鲁迅为楷模，走一条独立自省、不与世俗为伍的道路，便在于看到了精神批判的意义。看大江健三郎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就很有些与鲁迅的相通之处。他到中国来演讲，就盛赞过这位先驱者，那演讲很让我感动过。岂止是大江健三郎呢，许多日本学人，先前写下的文字，都很中肯有趣。如佐藤春夫在三十年代介绍鲁迅的著述时，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的作品中的确具有很深的传统意味。他从学生涯蝉蜕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面自身也从事新文学的创作……一九二一年终于有一代杰作《阿Q正传》问世。其他作品，短篇中篇三十种，都使他名闻天下。创作之外，也不怠慢日德俄等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之父，完全尽到了职责。他的成长，即使放在中华民国近代发展史上来看，也是非常伟大的。在今天，他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全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而且还因罗曼·罗兰的介绍而名噪法国。之后其作品有法德俄英美及世界语译本。鲁迅是世界的。

从世界性的目光来看鲁迅，是日本学人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倘不是他们的带有异样目光审视着我们的新文学之父，也许鲁迅研究这门学科，不会像现在这样丰富。日本作家与学者，似乎更能直观地把握到鲁迅的某些气质。竹内好的论述，丸山升的阐释，都丰富了研究的视野。倘谈论鲁迅研究史，是不应忽